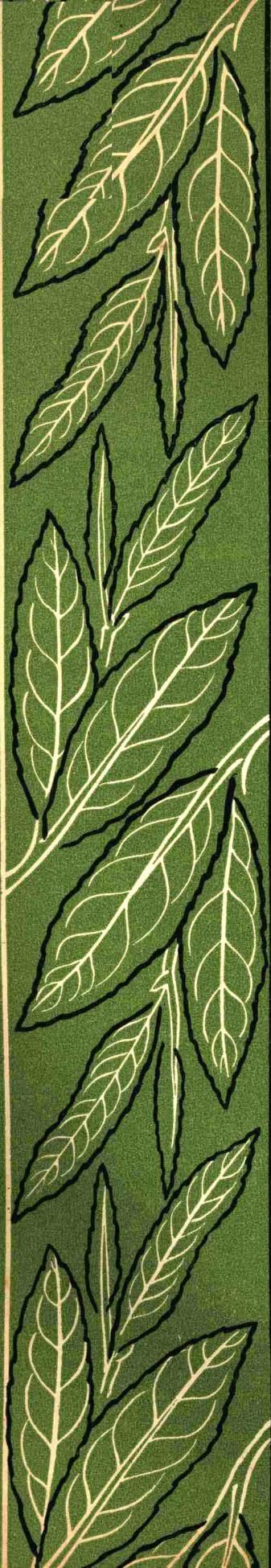


茶叶评丛

(茶叶生化)



茶 叶 译 丛

(茶 叶 生 化)

浙江农业大学
浙江农业科学院 编

上海市科学技术编译馆

茶叶译丛

(茶叶生化)

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农业科学院编

*

上海市科学技术编译馆出版

(上海南昌路5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商务印书馆上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 5/8 字数 164,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编 号 : 7011·156

定 价 : 0.70 元

前　　言

本輯茶叶譯丛(茶叶生物化学)選擇了近年来有参考价值的国外資料 23 篇。其中重点介绍多酚类(儿茶素)——现代茶叶生物化学研究的中心問題。这些文献的作者,包括英国的洛勃茨(E. A. H. Roberts)和苏联的查普罗苗多夫(М. Н. Запрометов),杰姆哈捷(К. М. Джемухадзе)等,是著名的多酚类专家。我們希望通过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这一研究領域的动向。

现代生物化学的重大发展常有賴于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应用。茶叶生物化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它从边缘学科中吸收新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技术从而提高了研究水平。这一輯選擇了涉及同位素技术、檢压技术、色层法、分光光度法以及其他分析方法应用于茶叶生物化学研究的若干文献。从这些文献里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同位素技术的应用,使儿茶素和咖啡硷在茶树体內的生物合成問題获得了嶄新的材料;正是由于色层法的应用,使茶叶多酚类及其氧化产物的复杂成分之謎得以揭晓;正是由于檢压技术与其他酶化学技术的配合应用,使紅茶发酵的化学机制問題有了新的发展;正是由于分光光度法和其他速測方法的应用,为研究制茶工艺过程中品质形成問題提供了簡便实用的方法,并且給人們展示了茶叶品質化学鑑評的可能性。——从这里提示我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攀登科学高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进一步为祖国茶叶生产服务的途中,掌握先进的方法和工具是一个值得十分重視的問題。

关于本輯中化学术語和名詞的翻譯,一般都采用中国科学院編譯出版委員会名詞室編訂的英(俄)汉化学化工詞汇;茶叶方面的專門术语則尽量采用我国茶叶界所熟悉的习惯术语。但是,由于茶叶生物化学是新发展的一門学科,有許多化合物是新近发现的,尙无統一的命名。遇到这种情况,我們对外文不統一的,仍按原著者的用法,不强求統一,例如儿茶素的旋光异构体有用 D , L ; d , l ; $(+)$ $(-)$ 等符号,均按原文符号不加更改。有些名詞在我国有几种譯法,我們选用較为合理的名詞。为了便于讀者識別起見,这些不統一的譯名或譯者自創的譯名在其第一次出現于本輯时均附注原文。

我們对編譯工作还缺乏經驗,又限于水平,謬誤之处在所难免,祈讀者多加指正。

浙江农业大学
茶叶生物化学教研组

1963. 11.

目 录

I. 物質代謝的生物化學

1. 茶树鞣质复合体的組成.....	1
2. 茶树幼苗的儿茶素.....	14
3. 茶叶中多酚类的代謝.....	16
4. 論儿茶素生物合成的机制.....	18
5. 儿茶素在茶树幼梢中的生物合成.....	26
6. 論茶树原产地問題.....	29
7. 关于茶树幼梢中咖啡碱的形成.....	31
8. 茶树鮮叶中含氮量的变异.....	34

II. 制茶工艺生物化學

9. 紅茶发酵化学.....	38
10. 茶叶发酵时儿茶素的变化.....	43
11. 茶叶发酵过程中黃烷醇的氧化縮合.....	46
12. 茶叶发酵过程中的氧化还原勢.....	47
13. 茶叶在热处理与酶作用下的儿茶素轉化.....	49
14. 制茶过程中黃酮类物质的轉化.....	51
15. 紅茶酚类氧化产物的本质.....	53
16. 錫兰茶叶中的銅.....	59

III. 茶叶化学研究法

17. 儿茶素的定量紙上色层分析.....	62
18. 用比色法研究紅茶制造的发酵过程.....	66
19. 紅茶茶湯中茶黃素和茶紅素的分光光度測定和茶叶品质的鉴定.....	68
20. 茶树鮮叶中黃酮类化合物的研究 (6) 关于楊梅皮甙.....	71
21. 綠茶香气的研究 (4) 二甲硫及其先质.....	76
22. 用紙上层析法研究格魯吉亞和印度变种茶叶中的游离氨基酸.....	78
23. 論茶叶中氨含量的測定.....	80

I. 物質代謝的生物化學

1. 茶樹鞣質複合體的組成

Запромётов, М. Н.

«Биол. чайи. пропр.» 7: 114~132, 1959 (俄文)

在茶樹的葉子和其他器官里含有各種不同的酚類物質，這些化合物的基本部分可能是屬於鞣質的物質。但實際上，在鞣質、色素以及在植物體內廣泛分布的多酚類如咖啡酸和氯原酸之間很難劃清界限。所有這些化合物在自然界中經常是共同存在的，顯然，它們彼此之間以同一生物合成途徑^[1,2]相聯繫。因此在論述茶葉的鞣質時，必然要涉及和它們相關的化合物。

在研究關於紅茶所產生的香氣和滋味的本性問題時，對於茶樹含有的鞣質引起了注意。由於 A. 奧巴林^[3]、A. 庫爾薩諾夫及其同事們^[4,5,6,7,8]的研究，以及許多外國研究工作者^[9,10]的研究，確定了在發酵時保證紅茶質量的正是鞣質本身的氧化轉化產物，並進一步發現茶葉和茶鞣質對於動物和人的器官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它們可以加強血管壁，調節其滲透性，這就是擬維生素 P 類^[11,12,13]。

為了了解制茶時的工藝過程和確定這些化合物的生物學活性，深入研究鞣質的成分是必要的先決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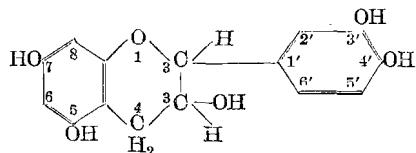
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已從事過茶樹鞣質的化學研究。

例如，在 1847 年 Φ. 羅赫連达尔^[14]從綠茶中分離出沒食子酸，1867 年 X. 赫拉茨維采^[15]從紅茶中除了分離得到沒食子酸、黃酮醇和槲皮素以外，作者還推測後者在茶葉中是以呈樹皮素的鼠李糖甙狀態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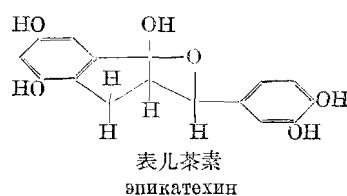
後來的研究家主要研究各種不同組成的鞣質。在這方面大部分研究對象是可溶解在乙酸乙酯中的化合物，即所謂茶鞣質。分離茶鞣質時，有時能看到結晶產品^[16]的形成，但這些物質未被鑑定出來，同時在進一步研究時也沒有再度被分離出來。

到 1929 年，辻村^[17]才從日本綠茶中提煉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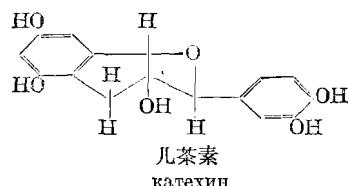
0.14% 的多酚類性質的結晶體，這些物質是 1924 年 K. 弗列捷賓爾格^[18]所研究出的一種兒茶素，也就是 l-兒茶素 (l-эпикатехи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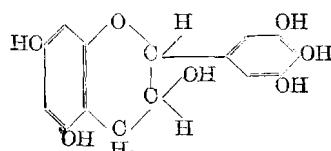
兒茶素在其分子中包含兩個不對稱的碳原子 (第二和第三)。按此，簡單兒茶素可以有六種立體異構體的形式存在，即 l-兒茶素、d-兒茶素、d, l-兒茶素、l-表兒茶素、d-表兒茶素和 d, l-表兒茶素。已經確定^[19]兒茶素的構型是反的，而表兒茶素是順的。後來辻村^[20,21]提煉出結晶狀的 l-表沒食子兒茶素 (有 0.25% 的收率) 和 l-兒茶素沒食子酸酯 (有 0.325% 的收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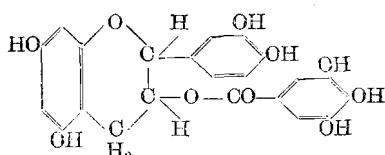
兒茶素
катехин



兒茶素
катехин



l-兒茶素
эпигаллатоэпикатехи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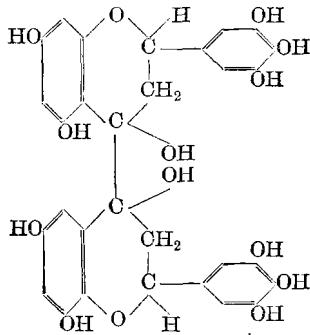


l-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l-эпикатехингаллат

此后在其他茶树变种中也发现有儿茶素。大島义康^[22]于1936年从台灣变种中分离出*l*-表儿茶素和*l*-表没食子儿茶素；1938年J. 兰姆^[23]从錫兰茶叶中分离出表没食子儿茶素；1939年E. 杰斯^[24]从爪哇茶叶中分离出*l*-表儿茶素、*l*-表没食子儿茶素以及*l*-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关于M. 尼尔施杰依^[25]从阿薩姆茶中分离出儿茶素三没食子酸酯的报导至今还没有得到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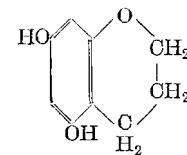
得出的结晶产物是很少的，总计不超过供試茶叶鞣质总含量的2~3%。大部分鞣质是非晶形物质，在某些情况下，发酵或酸解时可以从这些物质中获得少量的没食子酸。

某些研究者涉及复杂的儿茶素类化合物合成的途径，他们企图获得和非晶形物质具有同样特性的物质。例如大島义康^[22]在用紅毛杉和含羞草^[26]的鞣质的类似研究工作中合成了双-(5-7-3'-4'-5'-五氧)黃頻那醇 [бис-(5-7-3'-4'-5'-пентаокси)флавиннакол]：



这种化合物的元素組成和定性反应与非晶形鞣质的相应材料相一致，此外它们的吸收光谱也几乎是相等的。在这个基础上大島义康^[22]试图确定它们的合成以得到茶鞣质。考虑到儿茶素可能有的同分异构体的多样性和结构上的相似性，这种研究途径不能认为是十分可靠的。看来，儿茶素的吸收光谱一般地不能作为这组化合物内部的典型指标而被接受。全部儿茶素都在紫外綫的范围内吸收，在270~280毫微米时有最大的吸收^[27]，并且这个

最大吸收值可以用它們的色滿核分子組成的存在来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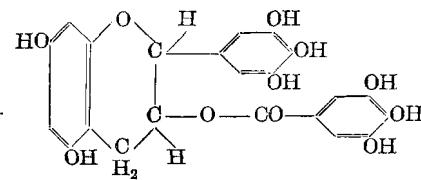


正因为如此，所以黃酮醇的吸收光譜与儿茶素的吸收光譜是很近似的^[17]。

在結束用普通化学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测定結果时應該提到关于从綠茶中分离出少量的飞燕草素(камфорол)^[28]、对香豆酸^[29]和鞣花酸^[30]。

以后的几乎全部成就是采用了M. 芙維特^[31,32,33]所制訂的色层分离法研究茶鞣质而获得的。特别是分配色层分离法^[34]具有更大的希望。

在1947~1948年間A. 伯萊特菲尔特及其同事們^[27,35]利用硅胶柱分配色层分离法从錫兰綠茶的鞣质中分离出*l*-表没食子儿茶素、*d*, *l*-没食子儿茶素、*l*-表儿茶素、*l*-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和*l*-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结晶成分的总产量占原始非晶形制剂(能溶于乙酸乙酯)总重量的70%。首次离析的是茶鞣质主要成分(占36%)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这些論文可以用来解釋錫兰茶叶鞣质部分的成分，这些鞣质部分可溶解在乙醚水溶液中，一般約占溶解在乙酸乙酯的制剂中的75%。

那时，几乎完全缺乏关于格魯吉亞变种茶树鞣质化学成分的資料。1948年A. 庫爾薩諾夫和K. 杰姆哈捷^[36]从1.2克紅茶鞣质中得到18毫克游离的没食子酸。他們又发现无论在綠茶或紅茶里都含有大量酯型結合的没食子酸。这种没食子酸在鞣酸酯酶水解时可以被分离出来。

不久，在A. 庫爾薩諾夫的实验室里，作者从茶树三叶嫩梢中分离出占原料0.03%的结晶形*l*-表儿茶素^[11]。其他两种当时已經知道的儿茶素(*l*-表没食子儿茶素和*l*-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沒有能用类似的方法从格魯吉亞茶树中分离出来。

此外，M. 布庫恰瓦^[37]用茶鞣质制剂进行真空高温分解时分离出焦性没食子酸。

我們試圖利用氧化鋁或蔗糖的吸附柱來分離茶鞣質，但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氧化鋁能不可逆地吸附茶鞣質，而在蔗糖中却不能分離出來。氧化鎂作為具有一般吸附能力的吸附劑，也是沒有效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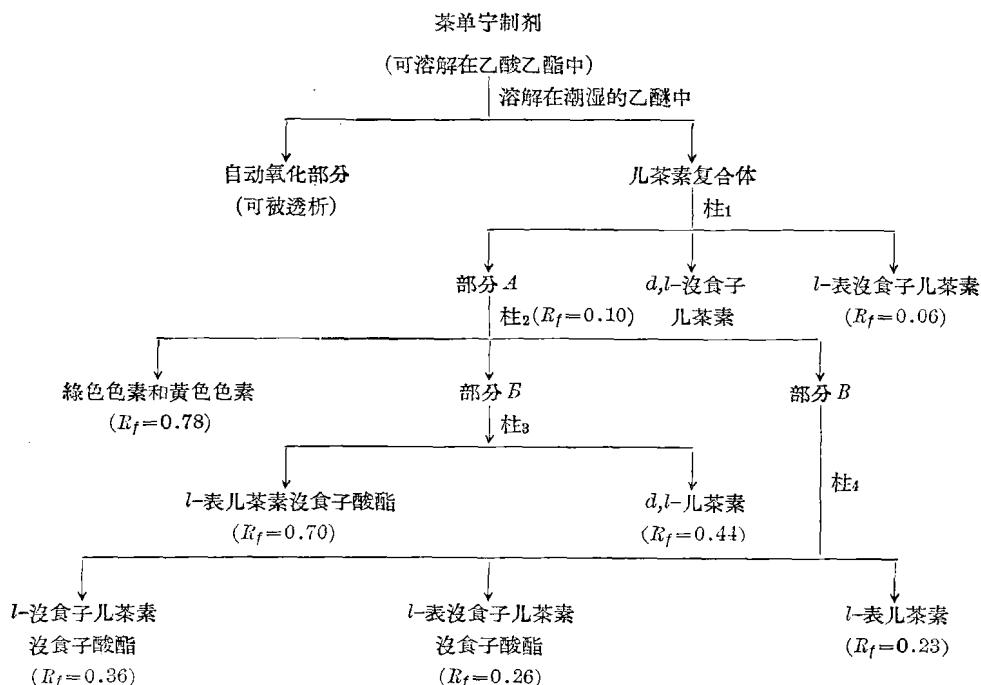
只有采用分配的色層分離法才取得了成效。這種色層分離所進行的物質分離，至少在理論上是由於它們分配系數* 上的區別而發生的。通常水相是用親水的吸着物（硅膠、纖維素、淀粉）來固定的，在分離的混合物吸收以後，移動的溶劑通過它。這樣，色層分離柱在理想的情況下，彷彿是許多分液漏斗連在一起。物質分配的系數越小，即物質在水中的溶解度比在非水相中的溶解度越小，那麼物質沿着柱的移動以及轉移到淋洗液中去也越快。

利用磨細的硅膠 ACK-2（密度 2.24）作為載體和用乙醚作為移動的溶劑，我們從格魯吉亞茶樹葉子中分離出鞣質複合體^[37,38]。

為此，用苯和三氯甲烷的混合物（按容積 1:1 混合）以及乙酸乙酯連續提取磨細的干茶葉的方法來分離茶鞣質。乙酸乙酯浸出物用硫酸鈉或硫酸鎂進行乾燥，在濃縮以後加入三至五倍容量的乾燥三氯甲烷。

被分離出的鞣質棉絮狀沉淀物用三氯甲烷沖洗，並在真空乾燥器中乾燥。取 2 克這樣的制剂，放在含有少量濕的乙醚（總體積 40~50 毫升）的研鉢中反復地研磨，接着使醚溶液通過潮濕硅膠柱。不溶於醚的鞣質部分就是留在研鉢中呈濃密的棕色樹脂狀，即所謂的自動氧化部分^[39]。這部分鞣質以後沒有加以研究。

在供試溶液吸收以後通過色譜柱放入濕的乙醚。在洗脫液中兒茶素的出現可以用香草精反應^[40]或用酒石酸鐵反應^[41]來檢驗。茶鞣質複合體的完全分離須順序通過四個硅膠柱才可以達到（見圖解）。



圖解：茶單寧在硅膠柱中的分離

鑑於通過硅膠柱的物質總量實際上與原始混合物的重量相吻合，這種分離可以用来測定茶鞣質各個成分的重量，這種分析方法的缺點在於它是頗為艱難的，但是重量法是十分可靠的，並且足以能夠分離出微量的供試化合物。我們研究了從格魯吉亞茶樹的四種變種的葉子和嫩梢樣本中分離出的鞣質成分。結果列如表 1。為了比較，茲引 A. 伯萊

特菲尔特及其同事們^[35]關於錫蘭綠茶兒茶素成分的資料；這些資料至今還是國外文獻中用最可靠的方法——柱狀色層分離所獲得的唯一的資料。

* 分配系數 $K = \frac{C_{H_2O}}{C_0}$ 是在均衡條件下物質在水相中的濃度和物質在有機溶劑中濃度的比例。二個相的容積應該是一樣的。

表1 格魯吉亞茶樹嫩梢和葉子中的單寧成分
(溶解在乙醚中的部分)

物 质	含 量 (占 %)				
	三叶芽叶 (阿那謝烏里 1950年)	二叶芽叶 (阿那謝烏里 1951年)	五至六叶 (阿那謝烏里 1951年)	五至六叶 (恰克瓦國營 農場 1953年)	錫蘭綠茶(伯 萊特菲爾特和 潘尼 1948年)
l-表儿茶素	1.33	1.98	1.76	1.18	4.4
d,l-儿茶素	0.4	0.65	0.43	0.16	1.7
l-表没食子儿茶素	12.0	12.67	19.04	30.46	16.0
d,l-没食子儿茶素	2.0	2.16	2.98	9.64	7.9
l-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18.1	15.30	13.47	8.82	10.3
l-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58.1	60.96	53.93	43.15	49.1
l-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1.4	2.06	3.89*		6.5
黄色的黄酮类色素	0.27	0.33	微量	—	—
其他色素	5.00	2.42	2.78	4.79	—
总 計	98.6	98.53	98.23	98.20	95.9

* 在一芽五、六叶叶片中,除了 l-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以外,还含有一种不知名的、性质接近于儿茶素的东西

从表1中可見,在茶树叶子变粗老时,它们的鞣质成分中带有邻位羟基的简单儿茶素含量(l-表儿茶素、d,l-儿茶素)减少,而带有连位的或焦性没食子酸的羟基的简单儿茶素(l-表没食子儿茶素、d,l-没食子儿茶素)含量增加。当叶子变老时,邻位儿茶素的总含量(l-表儿茶素+d,l-儿茶素+l-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也同样减少。

可以看到五、六叶中两种单宁样品成分有巨大的变异性,看来就连这样同一种供試样品在各种儿茶素含量的变幅上亦可以达到一至二倍之多。与格魯吉亞变种比較,錫蘭茶树单宁中^[27]没食子酸酯类的含量较少时,l-表儿茶素和d,l-儿茶素的含量显著較多。

正如专门提供的試驗^[42]所証明:邻位儿茶素相对数量的提高增加了茶单宁酶性氧化的能力。例如,等分子量的鞣质与l-表儿茶素的混合物在多酚氧化酶氧化时和纯单宁相比,氧的吸收量可增加40%以上,同时釋放出多一倍数量的CO₂。这是由于邻位型的氧化还原势显著高于连位型。因此,例如与焦没食子酚不同的焦性儿茶素,可以在多酚氧化酶存在的条件下引起某些氨基酸的氧化脱氨基作用,能同苯胺相互作用^[43,44,45]。

可以推測^[46]:

$$\frac{\text{简单的邻位儿茶素}}{\text{简单的没食子儿茶素}}$$

这种关系决定全部茶鞣质复合体酶性氧化的深度和进程。比例的数值越大,茶单宁的氧化就越快而深,

并且可能的次級反应范围也越廣闊。对于二叶芽叶来说,单宁的比例是:

$$\frac{l\text{-表儿茶素}+d,l\text{-儿茶素}}{l\text{-表没食子儿茶素}+d,l\text{-没食子儿茶素}}=0.18$$

而对于五、六叶的单宁,它的比例等于0.10。

因此,二叶芽叶的单宁数值差不多比五、六叶的单宁高出一倍以上,也就是随着茶树叶子年龄的增长,在它们之中的单宁发生着以連位羟基(OH)代替邻位的羟基:由此产生粗老叶子的单宁的次級氧化能力变弱以及粗老原料发酵困难的現象。

关于茶树鞣质組成的較詳細的資料是依靠紙上色层分离法获得的。例如,1950年A.伯萊特菲尔特和E.貝脫斯密斯^[47]用紙上色层分离法作为确定儿茶素的空間結構的方法时,証明对茶单宁来讲,最典型的是表型儿茶素。它們曾确定了l-表没食子儿茶素、l-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和l-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的空間結構。

阿薩姆变种的茶树嫩梢汁液,經用双向紙上色层分离法^[48]发现含有达22种无色的多酚类(除了l-表儿茶素和d,l-儿茶素以外,其余全部含有焦性没食子酸核)和12种黄色的黄酮类。可惜,这项工作只具有定性方面的性质。除了已經知道的儿茶素以外,已証实有没食子酸,并且推測有間双食子酸存在,用紙上色层分层法从茶树幼苗的黃酮类中証实有芸香甙和槲皮甙存在^[49]。由于黃酮类的糖甙类型是不能被氧化酶类^[50]所作用的,因此作者推測茶叶的全部黃酮类都是糖甙类物质,因为在发酵时,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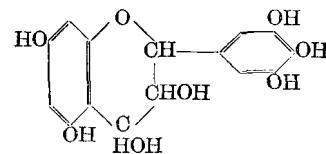
們並不被氧化。后来，E. 洛勃茨、R. 卡脫拉愛脫和 D. 伍特^[51]用过量的醋酸鉛初步从茶叶的水浸出物中得到儿茶素，同时用加入氨的方法产生了黃酮醇的沉淀。他們还在濃縮液中发现有下列的甙类：飞燕草素-3-葡萄糖甙（紫云英甙）、飞燕草素-3-鼠李葡萄糖甙、飞燕草素-3-鼠李双葡萄糖、槲皮素-3-葡萄糖甙（异槲皮素甙）、槲皮素-3-鼠李葡萄糖甙（芸香甙）、槲皮素-3-鼠李双葡萄糖、楊梅皮素-3-葡萄糖甙、楊梅皮素-3-鼠李糖甙（楊梅皮甙）和楊梅皮素-3-鼠李葡萄糖甙。

除了糖甙类以外，这种濃縮液中还含有配质：飞燕草素、槲皮素和楊梅皮素。由此可初步推測^[50]，茶叶中不含有游离的黃酮醇配质，但这一点沒有被后来的研究所証实。在同一論文中作者报导，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紅茶，其中只发现有紫云英甙、飞燕草素-3-鼠李葡萄糖甙、飞燕草素-3-鼠李双葡萄糖甙、异槲皮甙、芸香甙、槲皮素-3-鼠李双葡萄糖甙、楊梅皮素-3-葡萄糖甙以及楊梅皮素-3-鼠李葡萄糖甙。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当获得紅茶时，黃酮醇部分（主要是配质部分）全部被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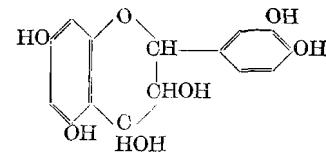
由阿薩姆茶树变种的叶片中已經表明有氯原酸^[49]存在。以后又发现有咖啡酸^[51]和以前所不知道的鸡糲酸的沒食子酸酯——这也就是所謂茶沒食子素（теогаллин）^[51,52,53]，它在鮮叶中含有相当大的数量。除此以外，已經表明^[54]在茶树鮮叶的水浸出液中存在着对香豆酸、順氯原酸和反氯原酸以及有两种尚未鉴定的氯原酸的同分异构体（可能是順和反的异氯原酸）和四个对香豆酸的同分异构体。R. 卡脫拉愛脫和 E. 洛勃茨^[52]在紅茶中除了找到沒食子酸、咖啡酸、对香豆酸和氯原酸、焦沒食子酚、紫沒食子素羧酸外，并推測还有紅沒食子酸。既然在鮮叶的浸出液中缺乏后述的多酚类，因此有根据来假定这些物质是在茶叶发酵时由于深刻的氧化变化的結果而形成的。用双向紙上色层分离法[第一向的溶剂是丁醇-醋酸-水(4:1:2.2)；第二向的溶剂是2%的醋酸]可以成功地分离出儿茶素氧化产物^[55]。已經得到三个斑点，第一向的溶剂在紙上移动，第二向的不移动。具有最大 R_f 值的物质的分子量是 596，这和 A. 库爾薩諾夫、K. 杰姆哈捷以及 M. 查普罗苗多夫^[7]以前所得到的材料頗为近似，并且証明了关于儿茶素氧化产品的二聚合特性，进一步进行这些研究就可以解釋茶叶发酵过程的化学上的細节。

除了儿茶素和羟基羧酸的芳香酸以外，E. 洛勃

茨、R. 卡脫拉愛脫以及 D. 伍特^[56]在阿薩姆变种的茶叶中发现有許多种花白素（лейкоантоцианидин），其中包括飞燕草花白素和薔薇花白素。



飞燕草花白素
лейкодельфиниди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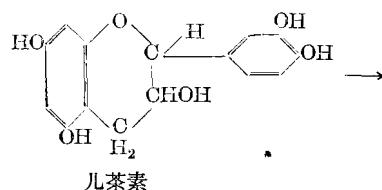


薔薇花白素
лейкоантоцианидин

在茶叶中含有的花白素类（或它們的甙类——花白素 лейкоантоцианы，同样被称为花白素甙 лейкоантоцианины），其数量比儿茶素少得多。

为了发现花白素，首先用乙酸乙酯来去除儿茶素的主要部分，而剩余的在硅胶柱上进行分离。花白素在双向紙上色层分离以后鑒定了其相应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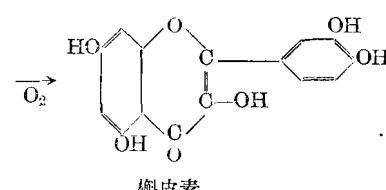
花白素可以认为是介乎儿茶素和黃酮醇之間的連接环节：



儿茶素



花白素



槲皮素

近年来在研究茶叶的多酚类方面获得很大成就，特別是日本研究者所获得的黃酮醇。例如，大島义康和中林敏郎^[57]研究出用磷鉑酸測定沒食子酸

和黃酮醇总量的比色法。儿茶素應該預先从供試溶液中除去。在 720 和 430 微毫米时测定其吸收度，同时将所获得的系数用来計算儿茶素和黃酮醇的含量：

$$C_{\text{没食子酸}} = \frac{12E_{720} - 7.3E_{430}}{0.886}$$

$$C_{\text{黃酮醇}} = \frac{10E_{430} - 4.3E_{720}}{0.880}$$

这里 E_{720} 和 E_{430} 相应的是 720 微毫米和 430 微毫米时的浸出液。

作者用这种方法測定了不同的阿薩姆变种和日本变种的茶叶中沒食子酸和黃酮醇的含量。在所研究的不同茶样中沒食子酸的数量大約占茶叶干重的 0.5~1.4%，而黃酮醇的数量占 3.8~9.8%。中林敏郎^[58]从茶叶中分离出芸香甙，并认为在他所研究的样品內黃酮醇的含量为每克干物质的 6.8~8.75 毫克，而芸香甙的数量是 0.88~2.90 毫克。已經証明茶树的遮蔭可以引起叶片中儿茶素以及黃酮醇含量的降低。

以后，大島义康和中林敏郎^[59]用 1000 張滤紙組為柱，以色层分离法从茶叶中分离出六种黃酮醇：芸香甙、飞燕草素-3-鼠李葡萄糖甙、飞燕草素-3-鼠李双葡萄糖甙、槲皮素-3-鼠李双葡萄糖甙、飞燕草素-3-葡萄糖甙和槲皮素-3-葡萄糖甙。这些作者^[60]还在硅酸鋅和硅酸鎂（試剂鎂）的柱上把茶叶的黃酮醇混合物分为飞燕草素、槲皮素、槲皮甙、紫云英甙（飞燕草素-3-葡萄糖甙）、异槲皮甙、飞燕草素-3-鼠李葡萄糖甙和芸香甙。

在用双向紙上色层分离时，溶剂是正丁醇-醋酸-水（4:1:2）和含有 20% 水分的苯酚。他們^[61]发现阿薩姆变种的茶叶中有 23 个不同的黃酮醇斑点，其中有 9 个属于飞燕草素类和它的甙类，有 14 个属于槲皮素和它的甙类。

表 2 中列出經色层分离鉴定出的这些化合物的主要代表物。

1954 年从茶叶中分离出槲皮素-3-鼠李双葡萄糖甙，它是淺黄色結晶，并很易溶于水中^[62]。

直到目前为止，采用紙上色层分离法来研究格魯吉亞茶树的鞣质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有关茶鞣质复合体在发酵时轉變的問題，在茶树种籽发芽条件下个别儿茶素形成的順序性問題以及生长条件对于儿茶素成分的影响等問題。

例如，M. 查普罗苗多夫和 Г. 索波列夫^[63]証明：在茶叶发酵时实际上发生了儿茶素的完全氧化，首先是含有焦沒食子酚基的儿茶素被氧化（l-表沒

表 2 在阿薩姆变种茶叶中所发现的
黃酮醇及其甙类的 R_f 值
(根据大島义康和中林敏郎的資料)

物 质	在正丁醇-醋酸-水(4:2:1)混合物中的 R_f 值	在苯酚含 20% H ₂ O 中的 R_f 值
飞燕草素	0.93	0.66
槲皮素	0.76	0.41
槲皮甙	0.78	0.57
紫云英甙	0.73	0.59
异槲皮甙	0.57	0.57
飞燕草素-3-葡萄糖鼠李甙	0.53	0.58
芸香甙	0.47	0.80
飞燕草素-3-葡萄糖鼠李甙	0.38	0.37
槲皮素-3-葡萄糖-葡萄糖-鼠李甙	0.35	0.27
未鉴定的飞燕草素甙类	0.30	0.38
未鉴定的槲皮素甙类	0.15	0.06

食子儿茶素、d.l-沒食子儿茶素、l-表儿茶素沒食子酸酯、l-表沒食子儿茶素沒食子酸酯和 l-沒食子儿茶素沒食子酸酯。这些結果与其他研究者的材料相吻合，他們証明紅茶或者是完全不包含儿茶素^[64,65]，或者含有很少的数量^[48,66]。正如 B. 哥吉亚^[67]所指出的，在休眠的茶籽中不含有儿茶素。但是茶籽的發芽伴随着强烈的儿茶素形成过程。首先是形成这种化合物最简单的类型，然后（在 60~70 天生长期时）在嫩芽中含有成年茶树所特具的一套同样的儿茶素^[68]。

指出沒食子酸酯化的儿茶素只能在嫩芽的地上部分中发现是有意义的。这証明在茶树根部显然沒有沒食子酸酯化。結合紙上色层分离和示踪原子法，成功地証明了^[69]茶树儿茶素合成的主要部位是年輕的、生长旺盛的幼枝（嫩梢）。

K. 杰姆哈捷和 Г. 沙尔涅娃利用他們制訂的紙上色层分离儿茶素定量测定法^[70]进行了許多关于在不同生长期、不同的植物生长地理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下茶树叶片中儿茶素含量变化的研究^[71,72]。这种方法已用于在茶叶发酵时儿茶素数量变化的研究^[73,74]方面以及在茶籽发芽及其进一步发育时儿茶素动态的研究^[75]等方面。

在有了儿茶素的紙上色层分离法以后，出現了几种儿茶素定量测定的方法。K. 杰姆哈捷和 Г. 沙尔涅娃^[70]的方法（色斑在惰气中进行洗提，然后进行比色）虽然比較复杂，但是具有更大的精确性。Y. 福

森斯^[76]测定可可豆中儿茶素含量时，把相应的色层谱部位剪下（供試的浸出液在滤紙上可以顯現出一个寬 8 厘米的色帶），并且将它們放在水溶液中用 0.01N 的 KMnO₄ 溶液进行滴定，各种儿茶素的高錳酸鉀滴定值是用平行試驗測定的。Y. 福森斯所選擇的方法有許多缺点，其中值得注意的除了准确性很小以外，还有对于儿茶素沒有特异性。在这些条件下，高錳酸鉀可以在色层分离后被各个儿茶素的色区中顯現的其他物质所氧化。

还有一种测定儿茶素的方法（作者称之为半定

量法）是大島义康、中林敏郎和 C. 西田^[77] 所使用的。作者根据色层谱上班点的面积来测定儿茶素的濃度(溶剂：正丁醇-醋酸-水 5:2:6；显譜剂：重氮化对氨基苯磺酸 *Диазогированная сульфаниловая кислота*)，所用的公式如下：

$$\lg A = S \times R_f \times 0.004 + 1.2$$

A——在 1000 毫升中儿茶素的毫克濃度

S——色斑点的面积(毫米²)

上述的作者就阿薩姆茶树变种、台灣茶树变种和日本茶树变种所测得的資料列于表 3。

表 3 在不同变种的茶树中儿茶素的含量

茶树的变种	<i>l</i> -表沒食子儿茶素	<i>l</i> -沒食子儿茶素	<i>l</i> -表儿茶素	沒食子酸	<i>l</i> -表沒食子儿茶素沒食子酸酯和 <i>l</i> -沒食子儿茶素沒食子酸酯	<i>l</i> -表儿茶素沒食子酸酯	总量
阿薩姆土生种	5.4	1.6	1.2	1.2	8.5	3.6	21.5
台灣青心烏龍	4.5	1.2	1.5	1.3	7.1	4.6	20.2
鹿儿島土生种 N-2	3.7	1.1	1.5	0.7	2.8	1.8	11.6

應該指出，以这些資料与表 1 用称重的方法所获得的材料比較时，大島义康及其同事的方法，显然偏大了表儿茶素的含量，而相反地縮小了 *l*-表沒食子儿茶素沒食子酸酯和 *l*-沒食子儿茶素沒食子酸酯的含量。由此可見，大島义康和中林敏郎以及 C. 西田^[77] 的方法同样是精确性不够；无疑地在这方面是不如 K. 杰姆哈捷和 Г. 沙尔涅娃^[78] 的方法的。

最近 M. 查普罗苗多夫^[78]为了进行儿茶素的定量测定^[79]，利用了最简单的下行色层分离法以藍綠色的滤光片(最大吸收值为 4900 Å)来代替藍色滤光片(最大吸收值为 4580 Å)可以大大地提高方法的精确度。在上述論著中，作者引列了在标准仪器上(卜氏阶式光度計) 测定的各种儿茶素含量的数值計算表。在沒有惰气的条件下工作时，由于在滤紙上的不可逆性吸附作用，应在結果中加入 10% 的儿茶素损失的修正数值。

綜合迄今已經积累的資料，可以得出結論說茶单宁不是固定組成成分的复合体。其中各种成分的比例关系决定于茶树的类型、叶片的年龄和生长的时间等等。此外获得单宁制剂的方法同样很重要的影响到它的組成。例如，倘使鮮叶或經仔細固定的叶片的水浸出物实际上含有全部的多酚类总量(当然，沒有計算和蛋白质有联系的不溶性的多酚类物质在内)，那么从用乙酸乙酯多次提取的这种浸出液中所得到的制剂中具有高分配系数的物质将显著

减少，也就是溶解于水比溶于乙酸乙酯更易的物质将会显著减少。在这些物质中，包括有几乎全部的黃酮醇甙类、*l*-表儿茶素沒食子酸、*d*, *l*-沒食子儿茶素、茶沒食子素、氯原酸等等。当用乙酸乙酯处理干茶时，多酚类的浸出液将比較完全，但在这种情况下制剂毕竟还是不能完全反映存在于茶的水浸液中由高錳酸鉀所氧化的多酚类物质的多样性。

不久以前，研究者在茶叶化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于鞣质部分的研究，这些物质用乙酸乙酯提出，并且通常被称为茶鞣质。这一組成的主要成分(可溶于液体的乙醚中)含有 94~96% 的儿茶素及其沒食子酸酯。

根据 A. 庫爾薩諾夫和他的学派^[4,5,42]所提出的主張正是这种組成部分在发酵时反映出主要的氧化变化，因此也反映出紅茶的品质。

关于乙酸乙酯制剂中不溶于含水乙醚并在儿茶素分离时很快被透析的那一部分是頗为复杂的問題。它的成分至今还没有完全研究出来。对于研究这种自动氧化的組成部分用一般的分析方法是不够的。看来，它的反应基团还在分离以前就應該保护儿茶素的各部分組成(例如乙酰化作用)，然后分析成稳定的衍生物。

用乙酸乙酯提取后留在水溶液中的多酚部分仅最近几年才加以研究。在它的成分里发现两种黃酮醇的各种甙类——飞燕草素和槲皮素以及茶沒食子

酸素(沒食子酰雞納酸)，還有其他種的酚羧酸。應該指出，和其他的兒茶素組成部分相比時，它的比重不大，大概在紅茶製造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

最後，茶葉(尤其是紅茶)含有和蛋白質結合的多酚類。這部分茶鞣質不進入水浸出液中，並且只在用弱鹼液處理時才能被提取。M. 布庫恰瓦和同事們^[79,80]的許多論著中進行了許多關於鞣質的結合部分的研究。這些論著表明：在用鹼提取和用酸

處理以後，很大部分的結合鞣質變成可溶於乙酸乙酯的物質，因此不是高分子的化合物。可惜到現在為止，在結合的組成部分中還未分離出各種單獨的物質。這是未來研究的任務。

應該指出：C. 杜米西節^[81]用紙上色層分離法成功地鑑定出在和茶鞣質的類型相近似的葡萄藤的結合鞣質成分中有 *d*-兒茶素和 *d,l*-兒茶素。

最後我們列出在茶樹葉片中所發現的多酚類物質的綜合表(表 4)。

表 4 在茶樹葉片中發現的多酚類

多酚類	結構式	茶樹品種	由誰提煉和鑑定
<i>l</i> -表兒茶素 <i>l</i> -эпикатехин		日本 錫蘭 阿薩姆 台灣省 格魯吉亞 爪哇	辻村(1929)；大島義康(1936)；B. 杰斯；A. 伯萊特菲爾特等(潘尼、芳埃特, 1947)；M. 查普羅苗多夫(庫爾薩諾夫、布金、波沃洛茨卡、查普羅苗多夫, 1950)；M. 查普羅苗多夫(1952)。
<i>d, l</i> -兒茶素 <i>d, l</i> -катехин		錫蘭 格魯吉亞	A. 伯萊特菲爾特及其同事們(伯萊特菲爾特、潘尼, 1948)；M. 查普羅苗多夫(1952)。
<i>l</i> -表沒食子兒茶素 <i>l</i> -эпигаллокатехин		日本 錫蘭 格魯吉亞 台灣省 爪哇	M. 辻村(1934)；大島義康(1939)；J. 兰姆(1938)；B. 杰斯(1939)；A. 伯萊特菲爾特及其同事們(潘尼、芳埃特, 1947)；M. 查普羅苗多夫(1952)。
<i>d, l</i> -沒食子兒茶素 <i>d, l</i> -галлокатехин		錫蘭 格魯吉亞 日本 阿薩姆 台灣省	A. 伯萊特菲爾特及其同事們(潘尼, 1948)；M. 查普羅苗多夫(1952)；大島義康及其同事們(中林和西田, 1952)。
<i>l</i> -表兒茶素沒食子酸酯 <i>l</i> -эпикатехингаллат		日本 錫蘭 爪哇 格魯吉亞 台灣省 阿薩姆	M. 辻村(1935)；B. 杰斯；A. 伯萊特菲爾特及其同事們(潘尼, 1948)；M. 查普羅苗多夫(1952)；大島義康及其同事們(中林、西田, 1952)。
<i>l</i> -表沒食子兒茶素沒食子酸酯 <i>l</i> -эпигаллокатехингаллат		錫蘭 格魯吉亞 台灣省 阿薩姆	A. 伯萊特菲爾特及其同事們(潘尼, 1948)；M. 查普羅苗多夫(1952)；大島義康(中林、西田,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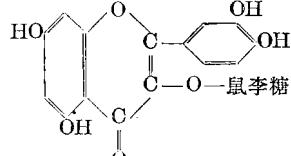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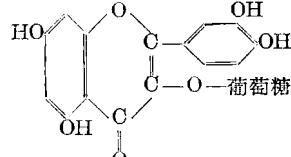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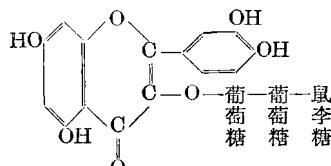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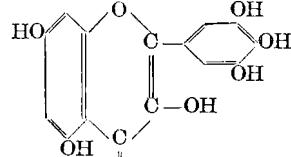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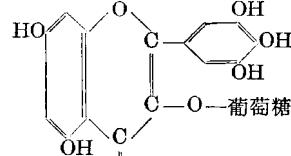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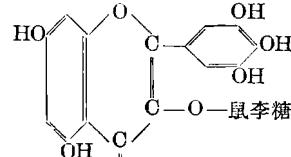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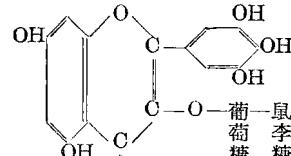
(續表)

多 酚 类	結 构 式	茶树品种	由誰提炼和鉴定
<i>l</i> -没食子儿茶素沒食子酸酯 <i>l</i> -галлокатехингаллат		錫 兰 格魯吉亞 台灣省 阿 薩 姆	A. 伯萊特菲尔特及其同事們(潘尼, 1948); M. 查普罗苗多夫(1952); 大島义康(中林、西田, 1952)。
沒食子酸 苔蘚酸 Талловая кислота		中 国 格魯吉亞 日 本 台灣省 阿 薩 姆 咪 爪 咪	Ф. 羅赫連达尔(1847); X. 赫拉茨維采(1867); A. 庫爾薩諾夫、K. 杰姆哈捷(1948); 大島义康(1936); B. 杰斯(1939)。
鞣花酸 Эллаговая кислота		日 本	辻村(1947)。
間双沒食子酸 <i>m</i> -дигалловая кислота		阿 薩 姆	R. 卡脫拉愛脫和 E. 洛勃茨(1954)。
氯原酸(咖啡-3-鷄納酸) (正、反异构体) Хлорогеновая кислота (кофеин-3-хинная) (цис- и транс-изомеры)		阿 薩 姆	E. 洛伯茨、D. 伍特(1953); R. 卡脫拉愛脫、E. 洛勃茨、A. 弗魯德、A. 威廉士(卡脫拉愛脫、洛伯茨、弗魯德、威廉士, 1955)。
异氯原酸(咖啡-5-鷄納酸) (正、反异构体) Изохлорогеновая кислота (кофеин-5-хинная) (цис- и транс-изомеры)		阿 薩 姆	R. 卡脫拉愛脫、E. 洛勃茨、A. 弗魯德、A. 威廉士(1955)。
咖啡酸 Кофеинная кислота		阿 薩 姆	R. 卡脫拉愛脫、E. 洛勃茨(1951)。
对香豆酸 <i>n</i> -кумаровая кислота		阿 薩 姆	R. 卡脫拉愛脫、E. 洛勃茨、A. 弗魯德、A. 威廉士(1955)。
对香豆酸 <i>n</i> -кумарилхинная кислота		阿 薩 姆	R. 卡脫拉愛脫、E. 洛勃茨、A. 弗魯德、A. 威廉士(1955)。

(續表)

多酚类	结构式	茶树品种	由谁提炼和鉴定
茶没食子素 (没食子酰鸡酸) Теогаллин (галлоихинная кислота)		阿萨姆	R. 卡脱拉爱脱、E. 洛勃茨(1955)。
飞燕草素 Камферол		日本 台湾省	大島义康及其同事(1937); 大島义康、中林敏郎(1953)。
飞燕草素-3-鼠李葡萄糖甙 Камферол-3-рамноглю- козид		阿萨姆	大島义康, 中林敏郎 (1953)。
飞燕草素-3-鼠李双葡萄糖甙 Камферол-3-рамнодиглю- козид		阿萨姆	大島义康、中林敏郎 (1953)。
飞燕草素-3-葡萄糖甙 (紫云英甙) Камферол-3-глюкозид (астрагалин)		阿萨姆	大島义康、中林敏郎 (1953)。
飞燕草素-三葡萄糖甙 Камферол-триглюкозид	甙的联接位置未定	阿萨姆	大島义康、中林敏郎 (1953)。
槲皮素 Кверцетин		阿萨姆	大島义康、中林敏郎 (1953)。
芸香甙 Рутин		阿萨姆 日本	大島义康、中林敏郎 (1953), E. 洛勃茨、D. 伍特 (1951)。

(續表)

多酚类	结构式	茶树品种	由谁提炼和鉴定
槲皮甙 Кверцитрин		阿萨姆	大島义康、中林敏郎(1953), E. 洛勃茨、D. 伍特(1951)。
异槲皮甙 Изокверцитрин		阿萨姆	大島义康、中林敏郎(1953)。
槲皮素-3-鼠李双葡萄糖甙 Кверцетин-3-рамнодиглюкозид		阿萨姆 日本	大島义康、中林敏郎(1953)。
槲皮素三葡萄糖甙 Кверцетинтриттрилокозид	甙的联接位置未定	阿萨姆	大島义康、中林敏郎(1953)。
楊梅皮素 Мирицетин		阿萨姆	E. 洛勃茨、R. 卡特拉爱脱、D. 伍特(1957)。
楊梅皮素-3-葡萄糖甙 Мирицетин-3-глюкозид		阿萨姆	E. 洛勃茨、R. 卡特拉爱脱、D. 伍特(1957)。
楊梅皮素-3-鼠李糖甙 (楊梅皮甙) Мирицетин-3-рамногликозид (Мирицитрин)		阿萨姆	E. 洛勃茨、R. 卡特拉爱脱、D. 伍特(1957)。
楊梅皮素-3-鼠李葡萄糖甙 Мирицетин-3-рамноглюкозид		阿萨姆	E. 洛勃茨、R. 卡特拉爱脱、D. 伍特(1957)。

(續表)

多 酚 类	結 构 式	茶树品种	由誰提炼和鉴定
薔薇花白素 Лейкоцвандин		阿薩姆	E. 洛勃茨、R. 卡特拉爱脫、D. 伍特, (1956)。
飞燕草花白素 Лейкодельфинидин		阿薩姆	E. 洛勃茨、R. 卡特拉爱脫、D. 伍特, (1956)。

参考文献

- [1] Robinson R., Nature, 137, 172, 1936.
- [2] Geissman T., Hinreiner E., Bot. Rev., 2~3, 1952.
- [3] Опарин А., Биохимия чай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1, 6, 1935.
- [4] Курсанов А., Биохимия, 8, 188, 1943.
- [5] Курсанов А., Биохимия чай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5, 7, 1946.
- [6] Курсанов А., Синтез и превращение дубильных веществ в чайном растении. Бах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VII. М.,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52.
- [7] Курсанов А., Джемухадзе К. и Запрометов М., Биохимия, 12, 421, 1947.
- [8] Бокучава М., Биохимия чай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6, 20, 1950.
- [9] Bradfield A., Chem. & Ind., 26, 242, 1946.
- [10] Roberts E., Adv. Enzymol., 2, 113, 1942.
- [11] Курсанов А., Букин В., Поволоцкая К. и Запрометов М., Биохимия чай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6, 170, 1950.
- [12] Запрометов М., Сборник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опрос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итаминологии. М., Медгиз, 1955.
- [13] Курсанов А. и Запрометов М., Физиология растений, 2, 387, 1955.
- [14] Rochleder F., Ann. Chem. u. Pharm., 63, 202, 1847.
- [15] Hlasiwetz H., Ann. Chem., 142, 233, 1867.
- [16] Nanninga A., Mededeelingen uit islands plantentuin (Batavia), 46, 1901.
- [17] Tsujimura M., Sc. pap. Inst. Phys. Chem. Res. (Tokyo), 10, 253, 1929.
- [18] Freudenberg K. & Purmann L., Ann. Chem., 437, 274, 1924.
- [19] King F., Clark-Lewis J. & Forbes W., J. Chem. Soc., 2948, 1955.
- [20] Tsujimura M., Sc. pap. Inst. Phys. Chem. Res. (Tokyo), 24, 149, 1934.
- [21] Tsujimura M., Sc. pap. Inst. Phys. Chem. Res. (Tokyo), 26, 186, 1935.
- [22] Oshima T., Bull. Agric. Chem. Soc. Japan, 12, 104, 1936.
- [23] Lamb L., Tea Quart. (Colombo), 11, 103, 1938.
- [24] Deij W., Rec. trav. chim. Pays-Bas, 58, 805, 1939.
- [25] Niernstein M., Analyst, 61, 294, 1936.
- [26] Russel A., Chem. Rev., 17, 155, 1955.
- [27] Bradfield A., Penney M. & Wright W., J. Chem. Soc., 31, 1947.
- [28] Oshima Y., Ka N., Chem. Abstr., 31, 1407, 1937.
- [29] Tsujimura M., Chem. Abstr., 31, 7419, 1937.
- [30] Tsujimura M., Chem. Abstr., 41, 5924, 1947.
- [31] Цвет М., Труды Варшав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ей, отд. биол., 14, 20, 1903
- [32] Цвет М., Вег. Bot. Ges., 24, 384, 1906.
- [33] Цвет М., Хромофильтры в растительном и животном мире, Варшава, 1910.
- [34] Martin A. & Synge R., Biochem. J., 35, 1358, 1941.
- [35] Bradfield A. & Penney M., J. Chem. Soc., 2249, 1948.
- [36] Курсанов А. и Джемухадзе К., Биохимия, 13, 61, 1948.
- [37] Запрометов М., Биохимия, 17, 97, 1952.
- [38] Запрометов М., Труды комиссии по аналитичес-